

中緬邊境辦醫院 救死扶傷25載

1992年，事業如日中天、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沈坤由雲南昆明一家大醫院辭職，遠赴中緬邊境的雲南省畹町市創辦仁慈醫院，中緬邊境從此多了一所「農民醫院」。25年間，沈坤由青壯變白頭、由「醫生大哥」變「醫生大爹」（伯伯），中緬兩國邊民把他當成比鄰（傣語「親戚」）、胞波（緬語「兄弟」）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「大醫生」的稱謂已遠遠超越治病的範疇。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丁樹勇 雲南畹町報道



■沈坤查房，緬籍患者伸出了大拇指。

施仁術無國界 懷仁心有大愛



■緬邊民因戰事湧入畹町，仁慈醫院是及時巡診。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

畹町意為「太陽當頂的地方」，與緬甸山水相依、雞犬相聞，汨汨流淌的畹町河連着中緬人民的心。畹町山美、水美、人美，卻一度缺醫少藥。從繁華的都市到遙遠的邊疆小鎮，從人人仰慕的大醫院科主任到毫不起眼的鄉村醫生，沈坤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，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醫術，多少緩解邊疆一些缺醫少藥的現狀。

救人為先不言利

辦醫院25年，有人認為沈坤一定賺得盆滿鉢滿。其實，沈坤將解除邊民病痛，看得比錢更重。創辦醫院初期，沈坤定下的「老少不欺、貧富不欺、職務高低不欺、不收掛號費、不預交押金」的規矩，至今仍在嚴格執行。隨沈坤巡視醫院、查看流水賬目發現，每天100至200人次的門診量，收費卻不足萬元。「農民醫院」、「胞波醫院」無錢也能救命治病的口碑一直在邊境一線流傳。

芒棒村民大撒保勞動後誤食農藥中毒，送到醫院時已喪失意識、呼吸停止。沈坤得知家屬帶來的1,5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錢以高利貸借來，便把錢退還家屬，並告訴他們：不要借高利貸，更不要賣田賣地。20多天的搶救治療，大撒保完全康復，但除了新農合補償，還是欠下了自費部分的3,000餘元，直到數年後繳清，醫院從未上門催討。

緬籍患者慕名來

緊鄰中緬邊境，仁慈醫院的國際化程度頗高。中緬兩種牌照的車輛在院中混雜停放，中緬兩國患者同住一間病房、中緬兩國的陪護人員同在一個食堂就餐，在這裡司空見慣。沈坤介紹，醫院收治的緬籍病患長期以來佔全部病患的四成，有時更達五成，遍及邊境一線的30多個村寨。「許多緬籍患者經人介紹，慕名而來。」一些緬籍病患寧願走幾天的路、轉幾趟車，也要到仁慈醫院就醫，在他們心目中，仁慈醫院是可信賴的醫院。

隨沈坤巡視病房，對每位病患的家庭情況和病情，他都能說得清清楚楚；見香港文匯報記者手拿相機，中國患者們連聲聲數沈坤和醫院的種種好處；緬籍患者則相繼伸出大拇指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示意。一位能說漢語的緬籍陪護說：「在這裡看病，我們和中國人吃一樣的飯菜，享受一樣的醫療環境，病好得也快！」在沈坤看來，病患沒有國界之分；他代表的也不是自己，而是中國醫生。

仁慈醫院住院樓前的小樹林，被沈坤自豪地稱作「胞波林」。在這裡治病的緬甸兩國的一些患者，康復後都會種上一棵樹，以表救命之恩。久而久之，已綠樹成蔭。

積勞成疾終不悔

25年間，沈坤由40出頭的壯年，變成了67歲的老人。長期超負荷緊張工作，尤其是在救治病人過程中數次染疾，留下的病痛時折磨着沈坤。鄉親們說：「我們十里八鄉的鄉親病好了，大醫生卻老了。」

十多年前的一天，一位難產產婦送到醫院，羊水破裂，雙胞胎被臍帶纏繞，已無呼吸。氣管插管後，沈坤口對管人工呼吸，將新生兒口中的污物一口一口吸出，母嬰均得救。沈坤卻因口吸污物致肺部感染，至今常常咳嗽不止。又一次，一位嚴重失血的婦女被抬進醫院，生命垂危、急需輸血，來不及向上級醫院求助，又不能耽誤搶救，沈坤決定以自己的O型血給患者輸血。一隻手給患者做胸外按壓，另一隻胳膊給患者輸血，患者得救了，沈坤卻落下了時常短暫暈厥的病根。

對此，沈坤輕描淡寫：「只要助人為樂、奉獻社會，人生就有意義。」

沈坤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：「看着那悲痛欲絕的場面，看着女兒對母親的思念，病人家屬無論對錯，無論情緒多激動，我都要冷靜對待，用心用情處理！」20多年來，仁慈醫院基本沒有產生醫療糾紛。



■沈坤組織醫療小分队進村入寨。



■沈坤（左）看望團亮。



■一批緬籍患者康復，出院時依依不捨與沈坤道別。

村民急挽留 重託不可負

創辦醫院之初，注射器和體溫表都沒有，甚至連藥品都是看病後，要騎單車去鎮上藥店現買。面對初創的艱難和省城醫院的召喚，沈坤並不諱言曾經打過退堂鼓。「是鄉親們的信任和重託，讓我堅持到了今天！」

多年前的一個深夜，因家事回到昆明的沈坤被電話驚醒，混板村傣族婦女安寶急切地說她到了昆明。沈坤和愛人立即披衣出門，輾轉一個多小時找到了她。安寶急切地拉着沈坤的手說：「大醫生，村裡人讓我來找你。要是我請不回去，村裡的『吧』（傣語「老人」）們還要來昆明叫你。」沈坤與愛人既驚訝又感動，「我一定回去，一定回去！」

病人臨終盼見面

一個夏日的清晨，沈坤連續接

到從頓洪村打來的數通電話，稱

「嚴所亮老人不行了，請沈醫生來看看。」沈坤急忙驅車趕往20公里外的老人家中，只見老人閉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聽到沈坤的聲音，睜開滿是淚花的眼睛，緊緊握着沈坤的手沒有語言，十多分鐘後含笑離去。「嚴所亮老人沒有遺言，一直在等我。那樣的信任，沉甸甸的！」沈坤說。

沈坤坦言，沒有純樸、厚道的鄉親接納，自己也堅持不到今天；而沈坤也把自己融入了這片熾熱的土地。20多年來，除診療看病，沈坤還是村裡最有名望的人，鄉里偶有糾紛、夫妻偶然吵架，都會請沈坤調解；而每遇建房、婚嫁或遇到困難，鄉親們也會請沈坤幫忙。「鄉親們已經把我當做親人、當作兒子、當作依靠。」沈坤感到，這樣的重託，千金難買。

優醫療條件 進村寨問診

「解決缺醫少藥的現狀，僅靠一顆仁愛之心遠遠不夠。」沈坤考慮更多的，還有如何改善醫療條件，更好地回報社會。而混板村村民團亮便是沈坤毫無保留地回報社會的受益者之一。

救高位截癱病人

走進團亮的家，新建的住房、寬敞的院落、院中停放的拖拉機，處處顯示着這是一個殷實而幸福的家庭；見到身材魁梧、身板挺直的團亮，怎麼也想不到這曾是一個高位截癱的病人。

2007年，團亮患9、10胸椎結核致高位截癱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曾先後輾轉多地醫院，面對高昂的手術費，只能回到家中「等死」。沈坤趕到其家中，仔細了解其病情、將其接到醫院，通過遠程會診，確立了治療方案，聘請省城專家主刀，開創了邊疆基層農村衛生

解偏遠地看病難

近幾年，沈坤傾多年積蓄，新建了住院大樓，可用病床擴展至170餘張，改善了醫療條件，新增了CT和X光機等先進的醫療設備，依托網絡建立起了與大醫院和專家的聯繫。醫院雖地處偏僻，卻彌補了畹町醫療設施的不足，解決了畹町偏遠地區看病難的問題。沈坤還把業務擴展至「送醫下鄉」，常常組織醫療小分队進村入寨，開展健康教育、免費診療、健康體檢，足跡遍佈50餘村寨；送醫進軍營為駐守邊境一線的官兵體檢的同時，普及夏季防治蚊蟲叮咬及中暑後的急救知識，增強官兵自我保護、預防訓練受傷的意識；還組織最好的醫療資源，為緬甸多地華文教師和學生進行健康體檢，讓僑胞感受來自祖國的溫暖。

危難受幫助 再多一個「媽」

沈坤自稱在畹町有個媽媽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隨沈坤在距醫院不遠的混板村見到了老人。才進院門，沈坤「媽媽、媽媽」地叫得很是親熱，將老人扶至客廳坐下，拿出手機將自己遠在昆明、出生僅15天的外孫視頻放映給老人看，67歲的兒子、95歲的媽媽依偎在一起，不時發出會心的笑。其情其景，溫馨感人。

取傣族名「依旺」

20多年前醫院最艱難的時候，由昆明匆匆趕回畹町的沈坤，面對的卻是一片狼藉：連日的暴雨、狂風把幾幢房廂倒，屋頂的鐵皮瓦飛到了一公里外，灌滿雨水的地上散落着碗筷，灶台上的鐵

鍋被砸出了缺口，大米則浸泡在充滿泥水的缸裡……就在沈坤頗感無助、欲哭無淚時，一聲「沈醫生回來啦！」的呼喚顯得那麼親切。混板村一位傣族青年，將飢腸轆轆的沈坤請到家中，滿臉慈祥、笑容滿面的傣族老大媽牙曼應為沈坤端上了香噴噴的白米飯，沈坤不禁流出了眼淚。

本已萌生放棄醫院念頭、意欲返回昆明的沈坤從此有了一個「媽媽」。牙曼應老媽媽親手給沈坤做了一件傣式服裝，並為其取了傣族名字「依旺」，時常到醫院看望他，送來自己栽種的蔬菜。對老媽媽的真情，沈坤一直感懷不已。

體恤家屬心 坦然對誤解

仁慈醫院初創時並無名氣，就診的病人很少。一位老嘍巴（傣語「大媽」）拿着5角錢來開醫院沒有頭痛粉，老嘍巴說頭痛粉都沒有，叫什麼醫院？沈坤沒有不滿，耐心詳細地詢問病情，對症開了藥打了針，並按她的要求給了酒精和棉籤。後來，老人一不舒服就到醫院看；發病不能到醫院，沈坤就派人到其家裡，一直看護到去世。

20多年鮮有糾紛

另一位老嘍巴患非常嚴重的心臟病，農忙時家中無人陪伴，臥床幾天才送到醫院。為搶救老人，沈坤

體恤家屬心 坦然對誤解

從中午忙到凌晨，水都未及喝一口，沒想到剛坐下就接到消息：老人因嚴重的心律紊亂不幸去世了。匆匆趕來的兩位女兒非常激動，拉着剛走進病房的沈坤撕扯，哭喊着：「還我的媽媽來！」幸好老嘍巴的老伴和陪伴老人的親屬主動解釋、勸解，了解真相後，兩位女兒也向沈坤道了歉。

沈坤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：「看着那悲痛欲絕的場面，看着女兒對母親的思念，病人家屬無論對錯，無論情緒多激動，我都要冷靜對待，用心用情處理！」20多年來，仁慈醫院基本沒有產生醫療糾紛。



■67歲的沈坤與其95歲的「媽媽」牙曼應。